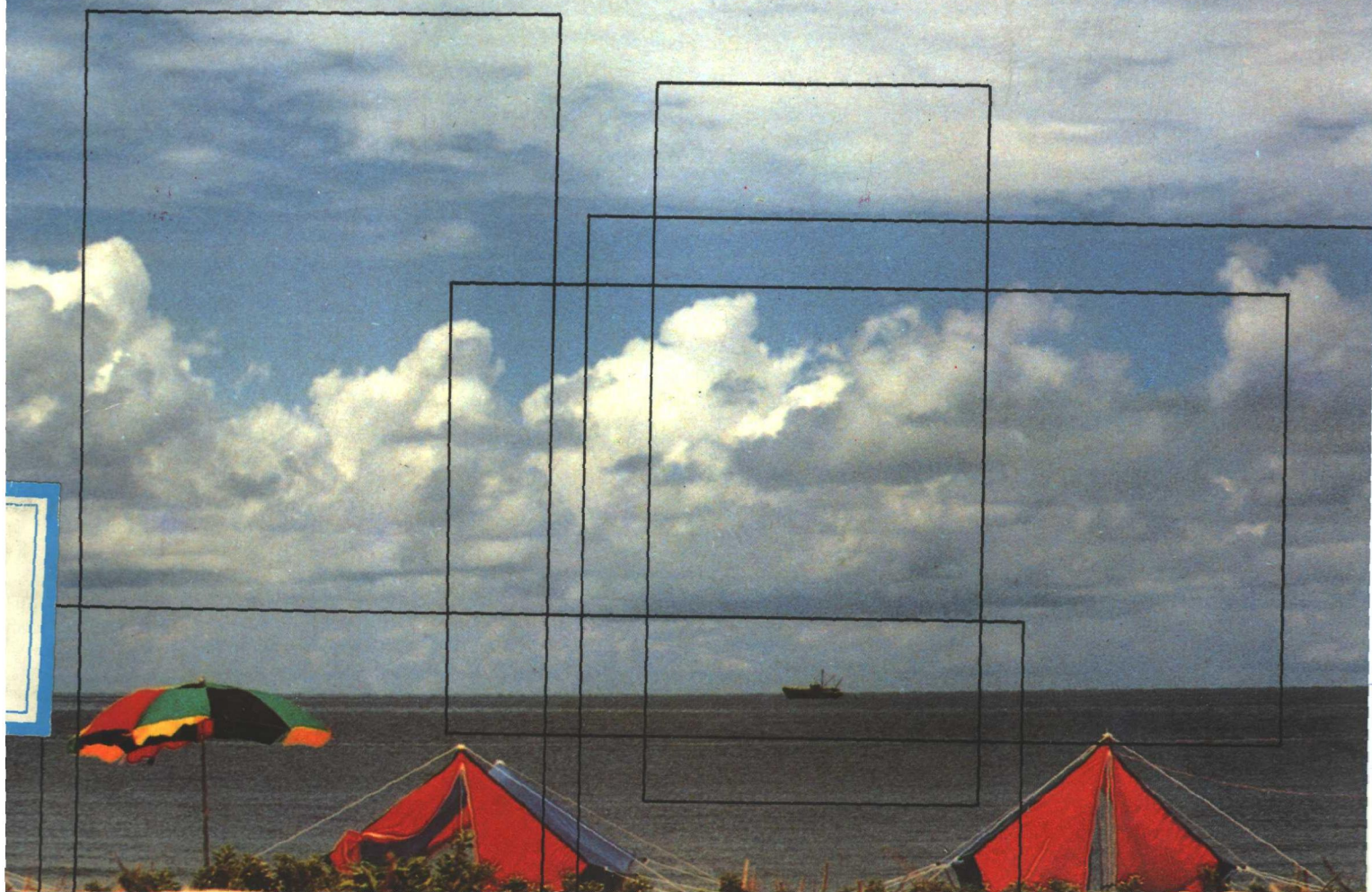


瞬间

林孙杏摄影艺术赏析



瞬间

林孙杏摄影艺术赏析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美的情诗

——《林孙杏影集》序

刘锦庭

美的湖光、美的古榕、美的石林、美的行云、美的晨雾、美的月色……构成一幅幅美的画面，化作一首首美的情诗。

这就是林孙杏摄影作品留给我的感受。平凡的生活本身蕴藏着美，孕育着美，但怎样在快门掀下的一瞬间去发现美，表现美，那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林孙杏成功之处，就恰恰在于他善于从平凡中发现美，又把这美的发现用照相机编织成一首首美的情诗，奉献给我们这个美的世界。

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如果说生活是块土地，那么，愿意扎根于生活土地上的人，生活也会慷慨地赐给他“发现”的钥匙。几十年来，林孙杏的身影闪现在潮汕平原、黄山群峰、西湖小路、漓江之畔；他的足迹遍布珠江水乡、天涯山寨、南国油都、海边渔村……锦绣的河山、飞腾的时代，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热烈地拥抱生活，并投身于其间，他观察再观察，捕捉再捕捉；惊喜地“发现”：生活本是平平凡凡的，然而又是那样地千姿百态；生活本是普普通通的，然而又是那样地五彩缤纷。他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透过一般抓住特殊；透过共性寻出个性；透出平凡发现非凡。

艺术，乃是感情的流露。林孙杏说：“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和理解自己所要表现的题材。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够赋予艺术形象以生命力。”他在摄影创作中，倾注了炽热的感情，对一草一木都觉得可爱，对一山一水都觉得迷人，并陶醉于其间。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是以情取景，以景抒情，诗情画意，情景交融，达到“形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林孙杏走上摄影之路，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行程。他追求质朴自然，追求秀雅清新，追求俊逸明快，追求和谐抒情。一个有美好追求的艺术家的，何愁写不出那美的情诗呢？

林孙杏是我国摄影艺坛的后起之秀，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中年摄影家。由于他深深地扎根在祖国这块美的肥沃的土壤中，不懈地发现和追求艺术宫殿中的奥秘，因此，他的摄影作品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艺术价值，受到人们的好评，多次在国内国际影坛上获奖。

作为摄影艺术爱好者，我尝试写下自己的感受，题为《美的情诗》，作为小序。祝愿林孙杏同志在摄影艺术的海洋里，不断求索，不断创新，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美的作品。

一九八九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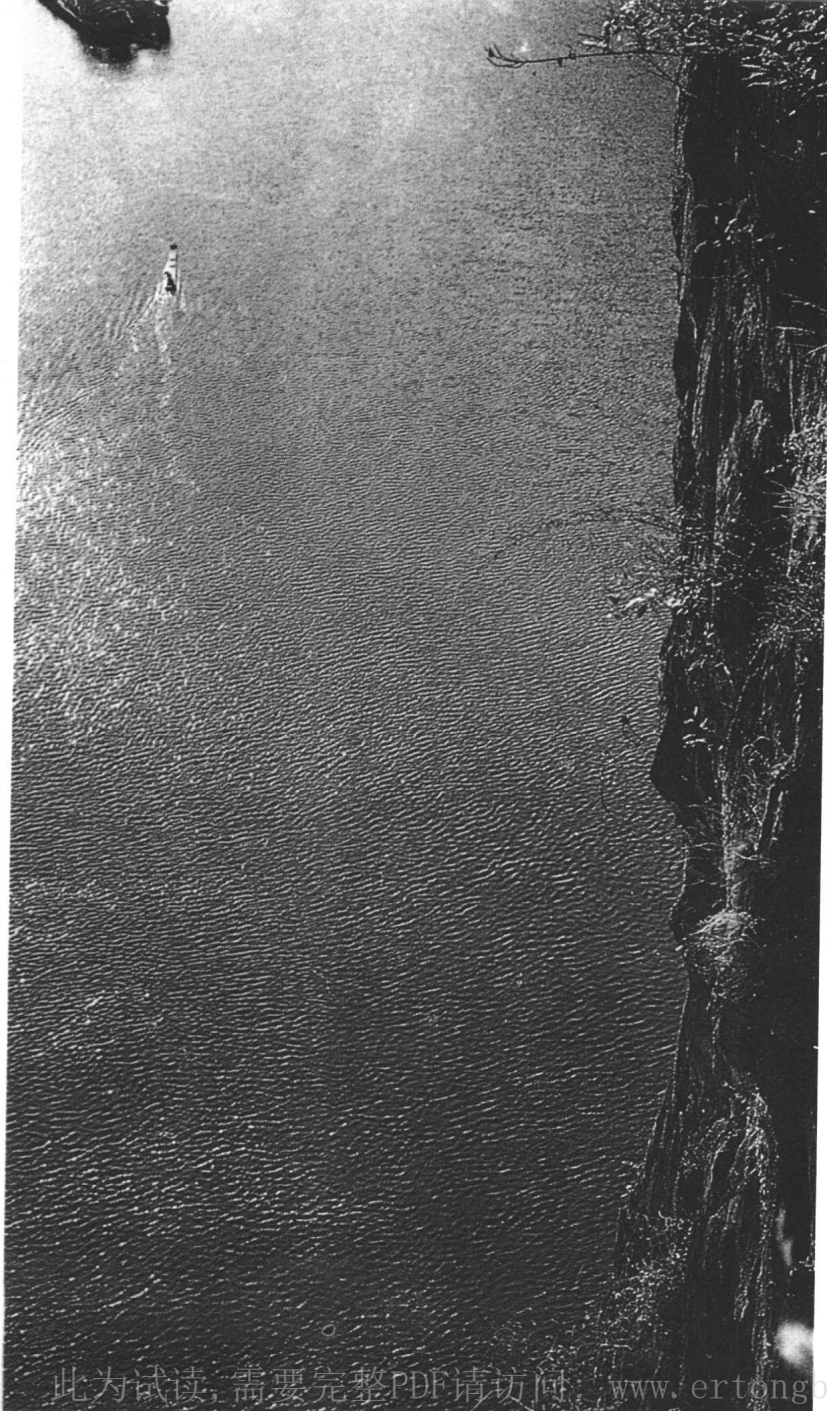


群峰接天连晓雾

黄山是世界著名的风景胜地，湖二瀑三溪廿四，小小山峰七十二。奇峰、秀松、晨雾，似隐似现，“似画非画”。摄影家传神地为人们展示出黄山晓雾恋群峰的美景。作者把焦点对在前景的景物上，表现出峰峦纹理可辨的质感和青

松秀逸的姿态，同时使其在浓雾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挺拔；而用小光圈体现群峰的纵深感和层次感，采用慢速度保持白雾的气态和氛围。作者总结出黄山云海是“可待而不可寻”的，因而“守株待兔”，有一次便从早晨五时等至中午二

时半才拍到满意的照片。正是这样，由于拍摄时机恰到好处，因而使画面虚实有致，云烟氤氲而不甜，峰峦秀媚而不俗。作品有黄山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之三，如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给人以美的联想和美的熏陶。



天涯为家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摄影艺术的摇篮,那末不妨说,绘画曾经是摄影的一个保姆。中国国画,源远流长,在世界美术之林中自立体系,可谓是中国艺术之精华。中国摄影借鉴国画,自是名正理顺。

《天涯为家》就如一幅运用皴擦笔法的工笔画。它在光色的运用,物象的刻画,构图的经营以至意境的创设上,都具有浓厚的国画风味。作者认为,“在黑白摄影的影调上,可借鉴中国画‘墨分五色’的技法”。作品通过对自然中光线的捕捉和运用,以色阶丰富的影调层次,烘托出海面的壮阔气韵;那微波潋滟的海面和峻峭的石崖,确具国画皴法味而又体现出景物的纹理质感。摄影作品是以真实作为视觉认可被人所接受的,因而它更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在画面结构上,作者更吸取了国画空间留白的手法,从而创造出“海阔一舟悬”的意境,“天涯为家”的题旨便隐含其间。作品以构图奇巧、气势宏伟令人赞叹。

天高任鸟飞

蓝天, 朝阳, 飞鸟;

沙滩, 大海, 行舟。

一轮旭日, 镶嵌在远处的天幕上, 在如镜的海面投下了一束光柱; 宛若羽毛的白云铺展在天空; 淡淡的晨雾在阔远的大海上弥漫; 潮水悄悄地在沙滩游戏, 碧波潋滟, 波光粼粼; 微风轻拂, 小舟荡漾。一线海鸟横越远空……啊! 这似诗, 似画, 《天高任鸟飞》以优美的景色, 清丽的构思, 静谧的意境, 入选中国首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和香港中华摄影学会第22届国际影展, 并刊登于《中国摄影》上。照片运用低视平线构图, 使视平线以下的大海只占画面的五分之一左右, 从而展现出广阔的天空, 以寄寓“天高任鸟飞”的题旨, 鸟群的飞向突破了照片的边框的限制而伸延了空间, 加深了这一寓意。由于空气透视的作用, 大海显得更为深邃广阔, 无边无涯, 因而也就显示出将大海作为陪体衬托的效果。海鸟优美的飞行曲线同横向云霞构成了交叉图象; 游离于曲线之外的几只鸟儿与曲线本身, 太阳与地平线, 形成了点和线的对比。风帆、海轮、飞鸟各与构图中心的太阳遥相呼应, 浑然一体。再有线(飞鸟)和面(大海), 实(前景中的小舟)和虚(中景的海轮和远景的风帆), 动(飞鸟)和静(云彩)这几组对比物象的排列组合, 通过照片的高色调的烘托渲染, 构成一幅秀丽的海天飞鸟图。





流水行云

——题阳朔风景照《流水行云》

满江春水满江绸，
云彩黄昏降水巾。
欸乃声声轻掠过，
回首遥望碧莲峰。

穿波劈浪

审美通感是指在审美过程中,人的感觉器官对刺激物产生共通现象的一种心理。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绘琵琶声之佳句“大珠小珠落玉盘”,正是将声音化为视觉形象,使读者视听共通而产生美感的。摄影艺术所创造的虽是视觉形象,但假如创作者善于运用通感原理,则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曾获1983年“第十届广东省摄影艺术展览”一等奖的《穿波劈浪》,便具有强烈的通感效果。画面上汹涌的波涛扑面而来,轰鸣之声仿

若震动于观者之耳,帆船在此浩荡的大海上穿波劈浪,场面十分壮观。作者在海边经过了长久的观察,终于摄取了这一气势宏伟的镜头,并把充满动态的视觉因素转化为听觉因素而同时作用于观者的视听觉。其一是波浪的形状富有层次,从海滩的余波,到向前翻滚的海水,以至后来奔腾而来的波涛,使人仿佛听到汹涌之声正自远而来。其二是画面的刻意经营,作者采用仰拍,将视平线处理在画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与天空相连接,给人造成“水从天上来”之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前景那占画面二分之一的留白,给奔来的海涛留下了空白,从而更显示出波浪的动势,观者也更感到巨大的轰响覆盖而来。人们目睹其景如闻其声,使画面显得益加雄观。

摄影艺术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同样具有假定性,摄影者通过富于动感的视觉形象,也能够传导出相应的声音形象。因此,创作者在塑造摄影视觉形象时,能够预测到某一假定声音对欣赏者听觉的触动,其作品必更有感染力。





竹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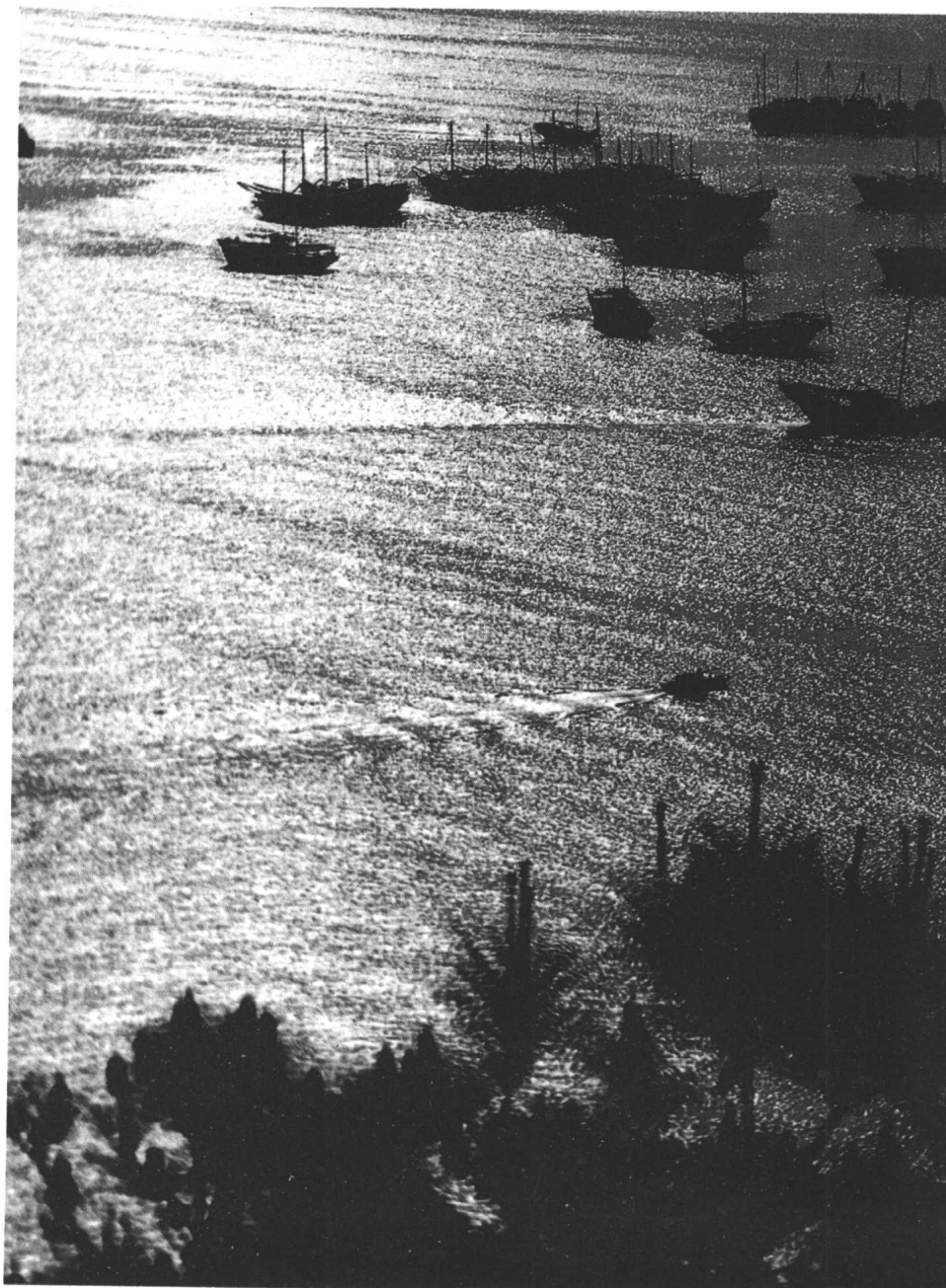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慕竹咏竹而画竹自古有之。中国画坛，便涌现了“湖州竹派”等许多画竹专家。清劲之竹，是贞节操守的化身。摄影倚仗了科学的神助而获得了结象能力。但照相机对世界的反映，并非镜子般的机械再现，而是运用其独特的造型手段，注入了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照片中，作者大胆地截取了竹子的中间部分，采用竖幅构图，使之上下各呈伸展趋向，因而更见其修长。画面顶部天空的“计白”，既增强了纵深感，又为观者对竹子上端的联想提供了背景空间；左下角的少许闪亮树叶，更非“闲笔”，它与右上角集合的竹子相照应，在构图中起稳定竹子的作用，由此可见作者的苦心。背后河对岸漫山遍野的被虚化的竹林，以及逆光的运用，更把主体凸现在前景中，从而在二维的平面上表现出具有深远感的三维空间。竹竿上直线条的边光，使竹子显得更为挺拔洒脱；光波铺布在尖利的竹叶上，给其染上了亮色——这是光的点和线的交织，是一首用光的抒情诗。作者对竹子高风亮节的赞美之情溢于画表。《竹影》入选1977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1979年被编入建国三十周年摄影艺术作品选集。1980年以后入选罗马尼亚国际沙龙。南斯拉夫国际影展。香港中华摄影学会第22届国际摄影展览。1982年入选澳门影艺会第一届国际摄影展览。

波光闪闪

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曾从湖中的涟漪获得启示。想象是艺术创作的酵母。英国诗人雪莱便说：“想象是创造的。”

想象可分为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前者不带目的性和自觉性，后者则相反。其实，艺术创造往往导源于无意想象。1977年冬末，作者在深圳蛇口采访，拍摄了《波光闪闪》（此作曾入选《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第二届摄影艺术展览》）。他曾这样记述道：“那时夕阳西下，海面波光闪烁，有如一张金色的地毯，船只上面穿梭往来，则又正如在编织着这美丽的庞大毯子。”这是一种无意想象，作者由此滋发了创作欲望。为了表现这种由点和线交织而成的形式美，作者采用较慢的速度和小光圈，一方面体现出海面涟漪的动感，另一方面又使渔船和前景的松叶成为剪影，从而形成了一种互为协调的光与影的效果（慢速度使处在风吹之下的松叶虚化也是一种因素）。这样，作者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开发中的蛇口的壮丽图景。在此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无意想象已上升为有意想象。

艺术创造应该是这两种想象的统一。无意想象虽是一种潜意识，而潜意识也是人的“积淀”的经验反映。有人指出：“关于艺术想象的情感逻辑，是心理世界新近发现的一座岛屿，它还有待于更多的勘测和开发。”探索并运用无意想象，对摄影创作者来说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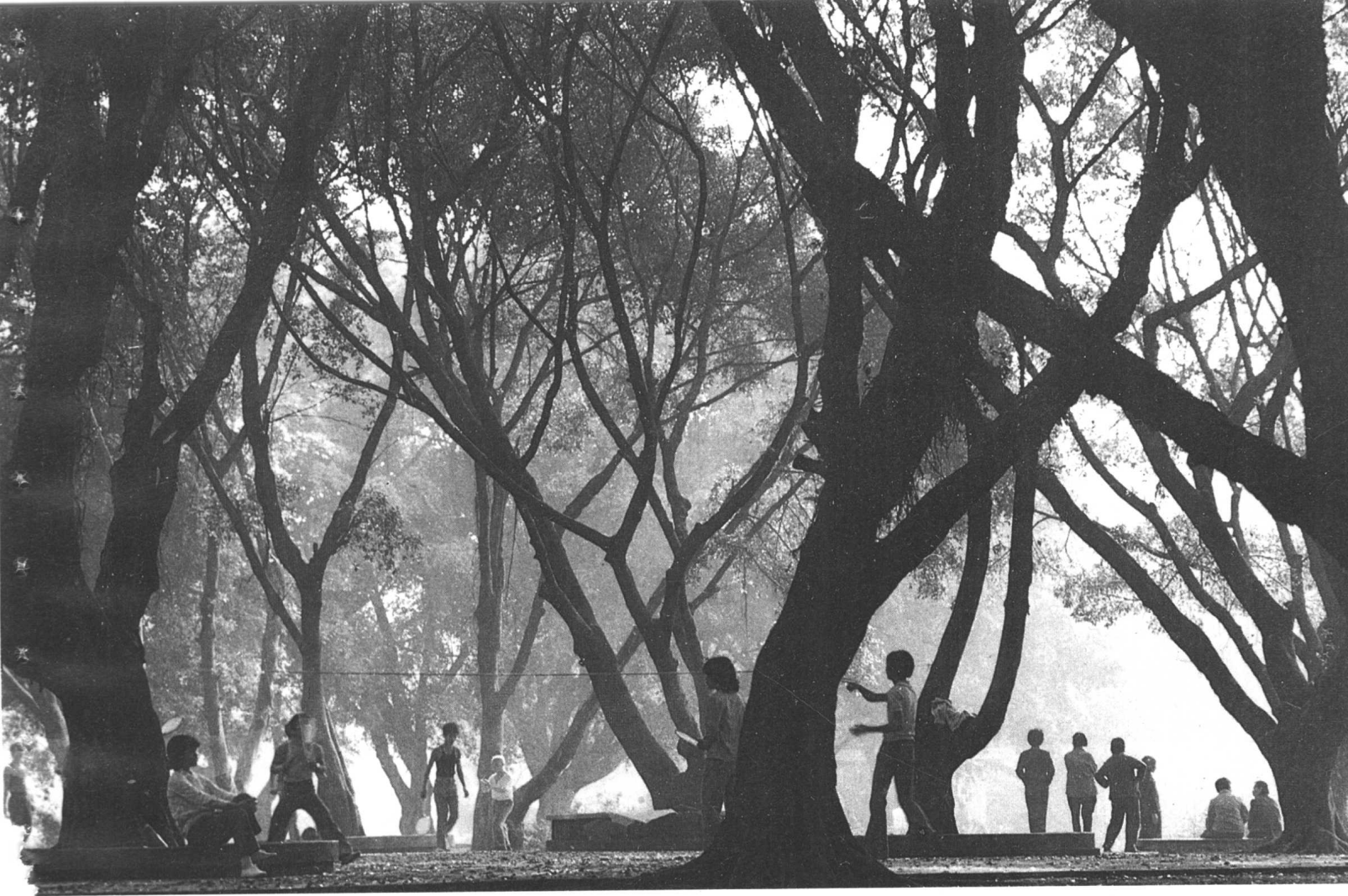
松

青松以其苍劲雄健而受世人青睐。作者受益于“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遂独辟蹊径，余本逐末，取其树干的局部作为拍摄对象，以大侧逆光强劲有力地勾勒出松树的“钢筋铁骨”。在这里，光之魔术师以出神入化的手法，使得树躯的表皮斑驳如鳞，历历可见；密集的针叶锋芒

逼人，令人望而生畏。如此逼真的形象，尤其是沉浑饱满的构图，确令观者触目动魄，对之肃然起敬。诗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名句，此图亦然，虽不见全树乃至整片松林，然而其巍峨浩然之气却全然可感，其“终岁常端正”的坚贞风骨便亦昭然若揭。同时，其曲

与直、线与面交织而成的图案也给人以美感，中焦 150 mm 镜头的运用，“拉”近了背景的松林，从而给人以整体感而觉松涛如潮，虚化了的丛林具有了动势，作者对青松的赞美之情因而也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得到了体现。

《松》曾于 1980 年送法国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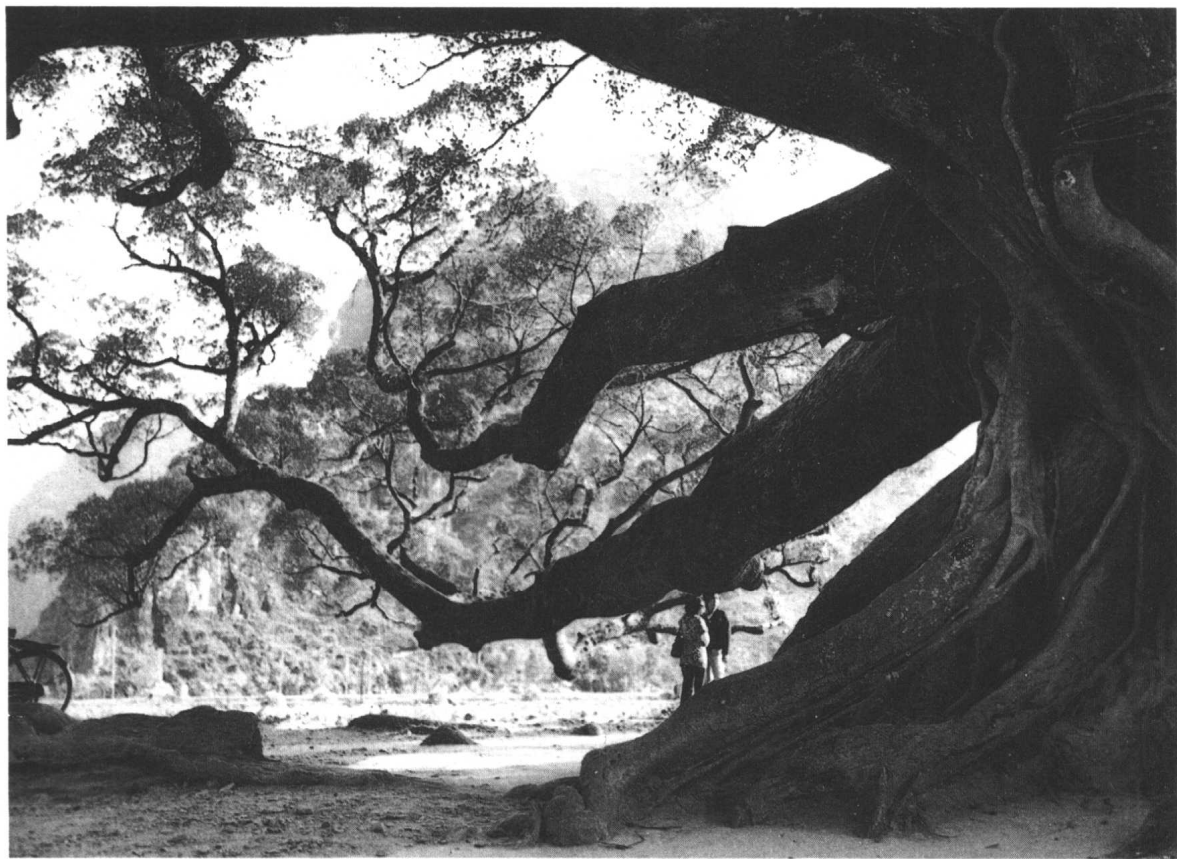


晨

《晨》展现了广州流花公园清晨的一幕：三株大榕树的剪影把画面分割为左右各半的两部分，给人以临窗观景之感。榕干挺立，枝条交汇，绿叶荫翳。画面左部分的人物呈动态，首先吸引了观者的视觉，尤其是后面那个在逆光的照射下显出轮廓光的老者，其太极拳的动作看似柔和，却是身稳如钟，内蓄功力；画面右部分

一组站立的人物，正在观赏眼前的雾境，自然也就把观者的视线导向深处而引人想象。处在画面中间大榕树右侧旁边那个人手的动作姿态，把左右两群人物连结成一个整体。照片两半，一动一静，一密一疏，各具情趣。远景深邃的树林，白雾弥漫，仿佛正隐隐地传来了阵阵人声鸟语，与前景遥相呼应，诱发了人们无限的联想。

由于采用仰拍，突出了优美的网络状榕树林和晨练中姿态各异的人们，同时因地平线的降低，使后景“下沉”而更具深远感。采用横幅构图，则更加给人以辽阔的感觉。这是一曲人声与树影交响组合的协奏曲。该作曾于1981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部选送法国巴黎展出。



千年古榕

阳朔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著名于世。阳朔大榕树，历来亦为人们所瞩目。为一睹其雄姿丰采，慕名而来者数以万计。榕树为常绿大乔木，其支根或垂挂于半空，或伸入土中，盘根错节，虬枝交织，极其巍然壮观。图中这棵阳朔古榕，翠绿蓊郁，有如一把玉伞，笼盖着大地。它造型奇丽，仪态万千。如若用全景表现，固然能体现出其外型的秀逸，则不免掩盖了其内里气质。无疑，摄影机是摹其形的高手，然而还须“肖其品”（即表现其品性），方能形神兼备。创

作意图的确立产生了相应的表现形式：作者摄取了古榕富有特征的一个部分，选用广角镜头，强烈地突出了前景中的古榕；同时运用全逆光，突出地展现出其饱经沧桑而傲然屹立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性格，透射出一种苍然古朴的美。千年古榕，是大地的主人，是历史的见证人。这样，作品就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广角镜夸张了古榕，加大了景深而增加了远近透视感，使作为主体的魁伟古榕与作为趣味点的两个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宾主的呼应不

禁使人联想到千万海外赤子的夙愿——落叶归根。这根植于祖国大地的千年古榕，不也就是民族的化身吗？那两根向深处伸展的粗壮枝条既扩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无形中也加深了观赏者如上的联想。而横贯画幅顶端的粗枝则不仅具有建筑装饰美的意趣，而且仿佛也使画面构成了一个现实生活天地中的大舞台，因而，这种形式美便滋长了关于历史和人生的意象，作品也就显示出了其审美移情效果。作品送法国展出。

路

世界本是物质的,但一旦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便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的世界。于是,物质被赋予人的感情色彩。《路》正是这样显示出某种哲学含义的。

首先,使人获得视觉享受的是路面那富有韵律美的线条。通过空气透视和线条透视的变化,人们目睹画面则仿如耳闻节奏鲜明的进行曲。这种审美通感的产生,固然在于作者对景物的选择,更在于其精巧的艺术处理。由于广角镜具有视角广而景深长的特点,所以,前面的路面被表现得宽大,而后头逐渐缩小的路面则得到了夸张,从而更产生了不断向前伸延的趋向。这一效果的加强,还在于作者对光影的巧妙运用。由于影调从前至后逐步明亮,所以更给人以如上感觉。再有邻近那条马路,以至朝画面深处奔去的自行车,也起着衬托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服从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幅作品是1979年冬作者于杭州西湖湖畔拍摄的,其时正值祖国从创伤走向康复之时,作者触景生情,遂拍下此景。了解了创作背景,人们不难从向光明处无限伸展的“路”中,联想到整个国家的远景。作品因而也便显示出其思想深度。

具有形式美的摄影作品往往具有艺术价值,而在此基础上融入作者的审美思索和审美理解,则将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作品入选1980年广东省摄影艺术展览。





古柏晨曦

1980年12月,作者赴京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首次摄影理论年会,一天清晨,往天坛创作。刚进公园,清洁工人正在焚烧地上的落叶,白烟在树林间缭绕。一种创作灵感立刻涌上了作者心间,于是仔细选定角度按下了快门。作者以一排古柏形成对角线,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动态,而侧逆光透过柏树的间隙投向烟雾所构成的束束光柱,却改变了画面的线条结构,与这排柏树形成了稳重的金字塔式构图。由此可见出作者运用实线和虚线组合的构图手法。画面充溢着一种凝重的量感。凝视着这一棵棵苍劲魁伟的柏树,你会获得如同观赏坚毅、庄重的古希腊神庙“多利安式”石柱的美感。画面以浓烈的现场气氛强烈地感染了观者。这种意念也镌刻在作者心头。因此,他在以上的场景中获得了表露壮美哲理性主题的契机,并以侧面隐喻的手法加以体现。这也可以说是“意在画外”了。作品入选香港中华摄影学会第23届国际摄影展览。

远洋船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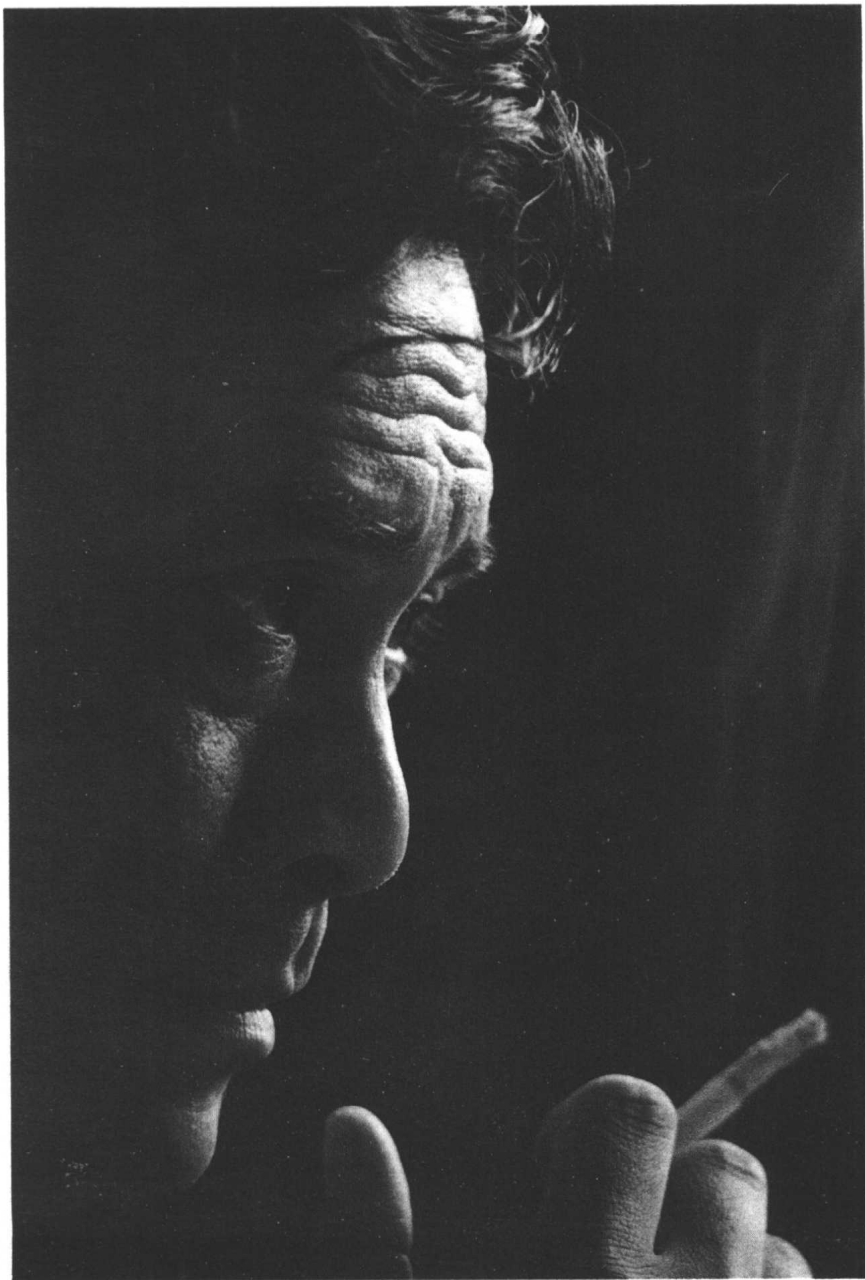
线条是摄影语言的重要词汇,各种形态的线条组合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由于线条是物质的形式特征,具有相应的指向性和说明性,因此,摄影艺术家可以通过对人物和景物的线条进行选择 and 提炼,显示出其线型结构,表现出一定的内容和思想。

1978年,作者到黄浦港采访,万吨巨轮那巍峨的雄姿,无时无刻地撞击着他的心扉。如何运用摄影艺术独特的造型语言,反映祖国远洋事业的迅速发展?经过全面的观察,作者决定了以不规则图案,把两艘巨轮首尾那刚劲有力的线条作为表现中心。为了突出这两条画面的结构线,作者运用了鲜明的影调对比,使明净的海天背景强烈地反衬出依附于船身(剪影)上的曲线,此其一;其二是使用广角镜夸大这前景,增强景深,以深远的空间进行衬托;再是采用仰拍赋予这线条向上升腾的态度(静态的海水也起了烘托作用),并大胆地让左边的线条贯穿画面,使两条曲线在互相对照中得到强调,此其三;其四,两道曲线的弯曲方向恰好相反,形成了类似于中国古老的太极图多样统一的线条结构,具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这样,作者通过这两条富有视觉刺激力的线条,传递出隐含其内的思想内涵。

《摄影构图学》的作者曾指出:“我们坚信线条是表达事实,想法和感情的一种清楚而明确的手段。”这正揭示出线条的内在含义。摄影者应善于觉察自然中各种线条的特定含义,以独特的线条语汇,塑造出有意义的视觉形象。

《远洋船队》曾刊登于《中国摄影》。





思

雕塑大师罗丹说：“模铸品仅仅是表现外形，而我，则特别注重于表达心灵”。人的心灵，是客观物质世界高度发展的结晶，因而也是社会现实的折射。造型艺术家可以通过对人物的形象和神态的刻划，表现出其内心世界，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

低调照片《思》传递出人物深沉的思想，引起了观者的共鸣。它的主题是复杂而多义的。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它不能不触发我们进行联想。作者是这样实现其创作构思的：首先设计一个高黑的背景，造成一种浑重的氛围，为人物性格的刻画提供合适的环境。人物的服饰则与背景的影调相统一。再是运用摄影艺术独特的造型语言——光线，勾勒出人物的面部线条。由于额部受光面积较大，细致地表现出作为思索的外部特征的额纹。这思索的痕迹仿佛顺着人物面部的轮廓线向下延伸，从而布满整个面部。侧逆光烘托出人物雕塑般的立体感，同时把其沉思的神情也衬托出来了。最后是表现手的动作姿态，那燃去一半而没有弹去烟灰的香烟，暗示出人物思考的深度。作者还特意在画面上记录下袅袅的烟雾，似乎人物的思想正随着它向空间扩散。由此可见作品具有严密的整体构思。

以人为对象的造型艺术品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物的形态传达出其心灵信息。罗丹的《思想者》之所以富有魅力，就在于作者通过人物扭曲的身躯和痛苦的神态，体现出其饱和的苦闷情绪。同样，人物肖像作品也只有以形象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才具有艺术价值。